青囊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青囊經

第一節 上卷 化始

經云：

天尊地卑，陽奇陰偶。一六共宗，二七同道，三八為朋，四九為友，五十同途。

闔闢奇偶， 五兆生成，流行終始；八體弘布，子母分施。

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

中五立極，臨制四方，背一面九，三七居旁，二八四六，縱橫紀綱。
陽以相陰，陰以含陽， 陽生於陰，柔生於剛。

陰德弘濟，陽德順昌，是故陽本陰，陰育陽，天依形，地附氣，此之謂化始。

第二節 中卷 化機

經曰：

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，天分星宿，地列山川，氣行於地，形麗於天，因形察氣，以立人紀。紫微天極，太乙之禦，君臨四正，南面而治，天市東宮，少微西掖，太微南垣，旁照四極。四七為經，五德為緯，運幹坤輿，垂光乾紀，七政樞機，流通終始。

地德上載，天光下臨，陰用陽朝，陽用陰應，陰陽相見，福祿永貞，陰陽相乘，禍咎踵門。天之所臨，地之所感，形止氣蓄，萬物化生，氣感而應，鬼福及人。是故天有象，

地有形，上下相須，而成一體。 此之謂化機。

第三節 下卷 化成

經曰：

無極而太極也，理寓於氣，氣囿於形；日月星宿，剛氣上騰。山川草木，柔氣下凝。資陽以昌，用陰以成；陽德有象，陰德有位。地有四勢，氣從八方，外氣行形，內氣止生，乘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是故順五兆，用八卦，排六甲，布八門，推五運，定六氣，明地德，立人道，因變北，原終始，此之謂化成。

青囊經。蔣大鴻注

上卷

天尊地卑，陽奇陰偶，一六共宗，二七同道，三八為朋，四九為友，五十同途，闢闔奇偶，五兆生成，流行終始。八體宏布，子母分施，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中五立極，制臨四方，背一面九，三七居旁，二八四六，縱橫紀網。陽以相陰，陰以含陽，陽生於陰，柔生始剛，陰德宏濟，陽德順昌。是故陽本陰，陰育陽，天依形，地附氣，此之謂化始。

此篇以無形之氣，為天地之始，而推原道之所從來也，夫陽氣屬天，而實兆於地之中，聖人作易，以明天地之道，皆言陰陽之互為其根而已，天高而尊，地下而卑，然尊者有下濟之德，卑者有上行之義，一陰一陽，一奇一偶，其數參伍，所以齊一，其形對待，所以往來，天地之匡廓，由此而成，四時之代謝，由此而運，萬物之化育，由此而胚，夫此陰陽奇偶之道，隨舉一物，無不有之，天地無心，聖人無意，自然流露，而顯其象於河圖，遂有一六共宗，二七同道，三八為朋，四九為友，五十同途之象，聖人因其象而求其義，以奇者屬陽，有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之名，以偶者為陰，而有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之名，蓋有一必有二，有三必有四，有五必有六，有七必有六，有七必有八，有九必有十，所謂參伍之數也，此一彼二，此三彼四，此五彼六，此七彼八，此九彼十，此所謂對待之形也，天數與地數各得其五，此所謂一成之數，而百千萬億無窮之數，由此而推之也，天數地數，各得其五，合二五而成十，蓋有五即有十，猶有一即有二，陰陽自然之道也，故有天之一，即有地之六，有地之二，即有天之七，有天之三，即有地

之八，有地之四，即有天之九，有天之五，即有地之十，此陰陽之數，以參伍而齊一者也，易曰，五位相得，蓋謂此也，而一六在下，則二七必在上，三八在左，則四九必在右，五居中，則十亦居中，此陰陽之數，對待而往來者也，易曰，五位相得，而各有合，蓋謂此也，以其參伍而齊一，故一奇一偶燦然而不棼，以其對待而往來，故奇偶之間，而一闔一闢，潛然而自應，此生成之所從也，天一生水，而地六成之，地二生火，而天七成之，天三生木，而地八成之，地四生金，而天九成之，天五生土，而地十成之，一生一成，皆陰陽交媾之妙，二氣相交，而五行兆焉，降於九天之上，升於九地之下，周流六虛，無有休息，始而終，終而複始，無一息流行，則無一息不交媾，當其無而其體渾然已成，當其有而其體秩然有象，聖人因河圖之象數，而卦體立焉，夫河圖止有四象，而卦上成八體十何也，蓋一畫成爻，爻者交也，太始之氣，止有一陽，是名太陽，太陽一交，而成太陰，是曰兩儀，太陽太陰再交，而成少陰少陽，並太陽太陰，是曰四象，此河圖之顯象也，蓋即河圖每方二數，析之則有八，此河圖之象隱而顯者也，故卦之八，由於四象，爻之三，由於三交，乾坤二卦為母，六卦為子，此八卦之子母也，諸卦自為母，三爻為子，此一卦之子母也，以此分施造化，佈滿宇宙之間，於是舉陽之乾為天，對以陰之坤為地，謂之天地定位，天覆於上，則地載於下也，此陰陽之一交，而成天地者也，舉陽之艮為山，對以陰之兌為澤，謂之山澤通氣，山載於下，則澤受於上也，舉陽之震為雷，對以陰之巽為風，謂之雷風相薄，雷發於下，則風動於上也，舉陽之坎為水，對以陰之離為火，謂之水火不相射，水火平衡，形常相隔，而情常相親也，此三陰三陽之各自為交，而生萬物者也，先賢以此為先天之卦，伏羲所定，本於龍馬負圖而作，實則渾沌初分，天地開闢之象也，四象虛中，而成五位，此中五者，即四象之交位，乾之真陽，坤之真陰，皆無形而為土之形，此土之下為黃泉，皆坤地積陰之氣，此土之上為清虛，皆乾天積陽之氣，而土膚之際，平鋪如掌，乃至陰至陽，乾坤交媾之處，水火雷風山澤，諸凡天地之化機，皆露於此，故中五者，八卦托體儲精，成形顯用之所也，故河圖洛書，同此中五以立極也，河圖雖有四象，而先天陽升陰降，上下初分，未可謂之四方，自中五立極，而後四極劃然，各正其方矣，有四方之正位，而四維介於其間，於是八方立焉，統中五皇極而為九，分而布之，一起正北，二居西南，三居正東，四居東南，五複居中，六居西北，七居正西，八居東北，九居正南，謂之九疇，此雖出於洛書，而實與河圖之數符合，天地之理，自然發現，無不同也，布其位曰，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為肩，六八為足，其八方之位，適與八方之數均齊，聖人即以八卦隸之，而其次序曰，坎一，坤二，震三，巽四，中五，乾六，兌七，艮八，離九，此則四正四維，不易之定位也，數雖起一，而用實首震，蓋成位之後，少陽用事，先天主天，而後天主日，元子繼體代父為政也，易曰，帝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，致役乎坤，說言乎兌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言乎艮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者，古今之禪代推移，周而復

始者也，震巽離坤兌乾坎艮者，日月之出沒，四時之氣機，運行遷謝，迴圈無端者也，先賢以此為後天之卦，昔者大禹治水，神龜出洛，文王因之作後天之卦，豈伏羲畫卦之時，未有洛書，而大禹衍疇之時，未有後天卦位耶，竊以為圖書，必出於一時，而先天後天卦位，亦定於一日，伏羲但有卦爻，而文王始系之辭耳，河圖洛書非有二數，先天後天非有二義也，特先天之卦以陰陽之對待者言，有彼此而無方隅，後天之卦以陰陽之流行者言，則有方隅矣，至其作卦之旨，要在於陰陽之互根則一也，夫易之道，貴陽賤陰，則陽當為主，而陰當為輔，而此雲陽以相陰者何也？蓋陽之妙，不在於陽，而在於陰，陰中之陽，乃真陽也，故陰為之感，而陽來應之，似乎陰反為君，而陽反為相，此經言神明之旨也，然陽之所以來應乎陰者，以陰中本自有之，以類相從，故來應耳，豈非陰含陽乎，陰含陽則能生陽矣，一切發生之氣，皆陽司之，則皆自陰出之者也，剛柔即陰陽，陰陽以氣言，剛柔以質言，易曰：乾剛坤柔，又曰:剛柔相摩，八卦相蕩，八卦之中，皆有陰陽，則皆有剛柔，若以陽為剛，以陰為柔，則宜乎剛生於柔矣，而乃雲柔生於剛者何也；無形之氣，陽剛而陰柔，有形之質，陰剛而陽柔，於有形之剛質，又生無形之柔氣，質生氣，氣還生質，故曰柔生於剛也．凡其所以能為相助，能為包含生生不息，如是者，則以陰之與陽，蓋自有其德也．惟陰之德，能弘大夫陽，以濟陽之施，故陽之德，能親順夫陰，以昌陰之化，此陰陽之妙，以氣目感，見於河圖洛書，先後天之卦象者如是，由是則可以知天地之道矣．天地之道，陽常本於陰，而陰常育於陽，故天非廓然空虛者為天也，其氣常依於有形，而無時不下濟，地非塊然不動者為地也，其形常附於元氣，而無時不上升，然則天之氣，常在地下，而地之氣，皆天之氣，陰陽雖曰二氣，止一氣耳，所以生天地者此氣，所以生萬物者此氣，故曰化始也．

中卷

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，天分星宿，地列山川，氣行於地，形麗於天，因形察氣，以立人紀。紫微天極，太乙之禦，君臨四正，南面而治，天市東宮，少微西掖，太極南垣，旁照四極。四七為經，五德為緯，運斡坤輿，垂光乾紀，七政樞機，流通終始。地德上載，天光下臨，陰用陽朝，陽用陰應，陰陽相見，福祿永貞，陰陽相乘，禍咎踵門。天之所臨，地之所盛，形止氣蓄，萬物化生，氣感而應，鬼福及人，是故天有象，地有形，上下相須而成一體，此之謂化機。

此篇以有形之象，為天地之化機，而指示氣之所從受也，上文既明河圖洛書，先天後天八卦之理，聖人作易之旨盡於此，天地陰陽之道亦盡於此矣，然聖人不自作易，其四象八卦，皆仰法於天，故此篇專指天象以為言，夫易之八卦，取象於地之五行，實因天有

五曜，五曜凝精上，而五行流氣於下，天之星宿，五曜之分光列象者也，地之山川，五行之成體結撰者也，故山川非列宿，而常具列宿之形，觀其形之所呈，即以知其氣之所稟，夫有是形，禀是氣，物化自然，初未及乎人事，而聖人仰觀俯察，人紀從此立焉，木為歲星，其方為東，其方為中央，其令為季夏，其德為信，金為太白，其方為西，其令為秋，其德為義，水為辰星，其方為北，其令為冬，其德為智，洪禀世宰物，一天地之道也，備言天體，則有七政以司元化，日月五星是也，有四垣以鎮四方，紫微天市太微少微是也，有二十八宿以分佈周天，蒼龍七宿，角亢氐房心尾箕，朱鳥七宿，井鬼柳星張翼軫，白虎七宿，奎婁胃昂畢觜參，玄武七宿，鬥牛女虛危室壁是也，四垣即四象，七政即陰陽五宿之根本，其樞在北斗，分之四方，而為二十八宿，故房虛昂星應日，心危畢張應月，角鬥奎井應歲星，尾室觜翼應熒惑，亢失婁鬼應太白，箕璧參軫應辰星，氐女胃柳應鎮星，臨制其方，各一七政也，渾天周匝雖雲四方，而已備八卦二十四爻之象矣，非經無以立極，非緯無以嬗化，一經一緯，真陰真陽之交道也，交道維絡，而後天之體，環周而固於外，地之體，結束而安於中，此元氣之流行，自然而成器者也，其始無始，其終無終，包羅六合，入於無間，雖名陰陽，一氣而已，人能得此一氣，則生者，可以善其生，而死者可以善其死，地理之道，蓋人紀之一端，此端既立，則諸政以次應之，故聖人重其事，其用在地，而必求端於天，本其氣之所自來也，然氣不可見，而形可見，不可見之氣，即寓於有可見之形，形者氣之所成，而即以載氣，氣發於天，而載之者地，氣本屬陽，而載之者陰，故有陰即有陽，地得其所，則天氣歸之，天地無時不交會，陰陽無時不相見，相見而得其沖和之正，則為福德之門，相見而不得其沖和之正，即為相乘，而名禍咎之根，禍福殊途，所爭一間，良足畏也，且亦知星宿之所以麗於天，山川之所以列於地者乎，天之氣，無往不在，而日得天之陽精，而恒為日，而月得天之陰精，而恒為月，五曜得天五氣之精，而恒為緯，至於四垣二十八宿，眾星環列，又得日月五星之精，而恒為經，此則在天之有形者，有以載天之氣也，地之氣無往不在，而山得日月五星之氣，而恒為山，川得日月五星之氣，而恒為川，此則在地之有形者，有以載地之氣也，列宿得天之氣，而生於天，列宿與天為一體也，山川得地之氣，而生於地，山川與地為一體也，萬物之生於天地，何獨不然，夫萬物非能自生，借天地之氣以生，然天地非有意生萬物，萬物各自有地焉，適與天地之氣，相遇於窅冥恍惚之中，夫有所沾濡焉，夫有所絪縕焉，夫有所苞孕焉，遂使天地之氣，止而不去，積之累之，與物為一，乃勃然以生耳，地理之道，必使我所取之形，足以納氣，而氣不我，去則形與氣交而為一，必使我所據之地，足以承天，而天不我隔，則地與天交而為一，夫天地形氣既合而為一，則所葬之骨，亦與天地之氣為一，而死魄生人，氣脈灌輸，亦與為一，福應之來，若機張審括，所謂化機也，不然，蓄之無門，止之無術，雖周天列宿，炳燿中天，而我不蒙其照，雖大地陽和，滂流八表，而我不沾其澤，天為匡廓，地為稿

壤，骨為速朽，子孫為寄生，我未見其獲福也，可不慎哉，可不慎哉．

下卷

無極而太極也，理寓於氣，氣囿於地，日月星宿，剛氣上騰，山川草木，柔氣下凝，資陽以昌，用陰以成。陽德有象，陰德有位，地有四勢，氣從八方，外氣行形，內氣止生，乘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是故順五兆，用八卦，排六甲，布八門，推五運，定六氣，明地德，立人道，因變化，原終始，此謂之化成。

此篇申言形氣雖殊，而其理則一，示人以因形求氣，為地理入用之準繩也，易曰：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太極者，所謂象帝之先，先天地生，能生天地萬他之祖根也，本無有物，無象無數，無方隅，無往不在，言太極，而無極可知，後賢立說，慮學者乙太極為有物，故申言以明之曰，無極而太極也，大而天地，細而萬物，莫不各有太極，物物一太極，各一物全具一天地之理，人知太極物物皆具，則地理之道，思過半矣，理寓於氣，氣一太極也，氣囿於形，形一太極也，以至中有太極，故能下凝，資陽以昌，資之乙太極也，用陰以成，用之乙太極也，太極之所顯露者，謂之象，而所宣佈者，謂之位，地無四勢，乙太極乘之，而命之為四勢，氣無八方，乙太極禦之，而命之為八方，勢與方者，其象其氣，而命之為勢為方者，其極，極豈有定耶，則勢與方，亦豈有定耶，四勢之中，各自有象，則八方之中，亦各自有氣，然此諸方之氣，然此諸方之氣，皆流行之氣，因方成形，只謂之外氣，苟任其流行而無止蓄，則從八方而來者，還從八方而去，千山萬水，僅供耳目之玩，如傳舍，如過客，總不足以浚發靈機，滋荄元化，必有為之內氣者焉，所謂內氣，非內所自有，即外來流行之氣，於此乎止，有此一止，則八方之行形者，皆招攝翕聚乎此，是一止而無所不止，於此而言太極，乃為真太極矣，無所不止，則陽無所不資，陰無所不用，而生生不息之道在其中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萬事萬物，皆胚胎乎此，前篇形止氣蓄，萬物化生，蓋謂此也，然但言止，而不申明所以止之義，恐世之審氣者，茫然所措手，故舉氣之最大而流行無間者，曰風曰水，夫風有氣而無形，稟乎陽者也，水有形而兼有氣，二者皆行氣之物，氣之陽者，從風而行，氣之陰者從水而行，而行陽氣者，反能散陽，以陽中有陰也，行陰氣者，反能止陽，以陰中有陽也，大塊之間，何處無風，何處無水，風原不能散氣，所以噓之使散者，病在乎乘，水原不能止氣，所以吸之使止者，妙在乎界，苟能明乎乘與界之為義，審氣以推太極之法，概可知矣，上文反覆推詳，皆泛言形氣之理，至是乃實指地理之用，於是總括其全焉，順五兆，以五星之正變審象也，用八卦，以八方之旺衰審位也，排六甲，以六甲之紀年審運也，布八門，以八風之開闔審氣也，地理之矩矱盡於此矣，推五

運，以五紀之盈虛審歲也，定六氣，以六氣之代謝審令也，謹歲時以扶地理之橐籥，盡於此矣，如是則太極不失其正，而地德可明，然聖人之明地德也，非徒邀福而已，蓋地之五行，得其順，則人之生也，五德備其全，而五常若其性，聖賢豪傑，接踵而出，而禮樂政刑，無不就理，豈非人道自此立乎，然此亦陰陽變化，自然之妙，雖有智者，不能以私意妄作，夫亦為知其所以然，因之而已，夫蔔地葬親，乃慎終之事，而子孫之世澤，皆出其中，則人道之所以終，即為人道之所以始，然則斯道也者，聖人開物成務，無有大於此者也，謂之化成宜哉.